



集·品·作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北宋开国第一名臣征战传奇

附  
《花魁》

# 北宋名将曹彬



# 北宋名将曹彬

附《花魁》

(台湾) 高阳○著



華人文化藝術出版社  
大陸讀者  
◎全書共分三部曲：《花魁》、《宋紅娘》、《梁山火燒雲》  
◎代序：落葉歸根，中國文化的傳承  
◎序言：《花魁》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翁紅娘》、《梁山火燒雲》

版权图字：01—2004—622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名将曹彬 / 高阳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34-0

I . 北... II . 高... III .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828 号

高阳作品集  
北宋名将曹彬

**著 者：**高 阳

**责任编辑：**韩金英

**特约编辑：**王 英

**版式设计：**领读工作室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unitypub@tjpress.net](mailto: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mailto: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mailto: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08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30-934-0 / I · 49

**定 价：**2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効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盛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村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功近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韩金英

# 目 录

代序：半壶酒——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 001

## 北宋名将曹彬

01 平蜀大计	002
02 蜡丸传书	008
03 锋门天险	016
04 宠姬霜红	021
05 兵行险着	026
06 千里江陵	032
07 燕檀战舰	051
08 部署奇兵	068
09 知己知彼	072
10 南胜北败	082
11 锁峡鏖兵	086
12 寒鸦火箭	095
13 险中取胜	100
14 花蕊夫人	105
15 剑阁失陷	110
16 大势已去	117

17	后蜀沦亡	118
18	孟昶入朝	128
19	遗恨悠悠	134
20	春声饮泣	136
21	蜀中鼎沸	142
22	釜底抽薪	148
23	苍凉岁月	151
24	孟昶归天	158
25	大获全胜	164
26	班师回朝	172
27	张惠龙成亲	177
28	新婚之喜	183
29	曹彬进京	185
30	皇恩大赦	190
31	天恩浩荡	195

### 附：花魁

01	活色生香	198
02	风波陡起	250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 304

附录二：高阳作品集 ..... 306

北 · 宋 · 名 · 将

曹

彬





## 01 平蜀大计

大宋乾德二年——开国的第五年，十月底。

十月底的天气，在开封是应该下雪了。一上午阴霾不开，黄尘似雾；午后风定，尘雾虽消，彤云更密，一片天似乎就压在头上。向晚时分，终于飘下了雪片。风又起了，雪也大了，满空中白茫茫，似翻江倒海般搅起无边的银浪。

仁君临驭，不过四年的工夫，中原已是太平盛世；这样的天气，正好关起门来，围炉谈笑，乐聚天伦。但宰相赵普，却无这份闲情逸致，可也不是案牍劳形，他只是像平常一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端坐读书。

这是听从皇帝的劝导。他年轻时学的是“吏术”，精研律例，善决大事，听讼牧民，足当方面之任，就是做掌理军政的“枢密使”也能胜任愉快，但当宰相就嫌不够了，肚子里没有些墨水，会闹出些意想不到的笑话来，因此皇帝劝他读书。他自己也有觉悟，不知孔孟，不配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更不配当燮理阴阳的宰相，所以退朝后，把大部分工夫都放在书本上面。

忽然，侍儿春莺在门外娇声禀报：“相公！夫人来了。”

门帘掀处，赵夫人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她是不轻易到宰相的书房来的，此来自然有事；赵普便只以微笑目迎，等她开口。

“这天气，相公何妨自在些？”她回头叫一声：“春莺！”

春莺捧来一个包袱，解开来看，是一件簇新的紫色镜面的狐裘。赵夫人提着领子拎在手里，春莺便说：“请相公换了便服。”

赵普身上还穿着公服，几乎是每日如此。因为皇帝宽厚随和，最喜欢与布衣昆季之交在一起喝酒闲谈，经常微行亲访；因而赵普下朝回家还不敢更换便服，就为的是怕御驾亲临，仓促之间来不及整肃衣冠，形成不敬。

“相公放心吧！这等大雪，官家不会出宫了。”赵夫人说。“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五代到宋朝特有的对皇帝的一种称呼。

赵普觉得夫人的估计不错，于是让她们主婢服侍着卸去幞头和公服，换上暖和舒适的轻裘，欣快而又感叹地笑道：“世间只知宰相尊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知做宰相的不自由？”

“像相公这不自由，从古以来，怕也没有几个人巴望得到。”

“夫人这话倒是道着了痒处。”赵普点点头说：“天子临幸，恩宠无比，古人有此一遭，便足以夸耀后世，何况是一而再，再而三，不计其数！真是旷古未有的恩荣。”

一句话未完，只见回廊上匆匆奔来一名老苍头，气喘吁吁地喊道：“相公，相公！官家驾到。”

赵普大出意外！重换公服接驾，得要一会儿工夫，绝无让皇帝在门外等候的道理。赵普记起前几天刚读过的一句书：“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于是一面急步向外，一面向夫人高声嘱咐：“赶快吩咐厨下，预备酒果。”

话声未落，赵普便从洞开的正门中，望见风雪中一位伟丈夫，身着淡黄窄袍，外披赭黄毛衫，乌纱折上巾外，罩一顶大红席帽，手里拿一把称为“柱斧”的牙柄水晶小斧头，昂然挺立在黄罗伞下。赵普疾趋出门，隐惧不胜地跪在雪地里，未及陈奏，皇帝业已踏进门去，欢欣地说道：“好一场瑞雪！”

说着只管自己大步踏雪，穿庭而过，四个小黄门在左右扶掖，赵普紧随在后，上了台阶；这时赵夫人已迎了出来，就在帘前跪拜：“臣妾赵氏恭迎圣驾！”

“没有想到我今天还会来吧？”皇帝笑着问；进了厅堂，自己把毛衫和席帽都卸了下来，搓搓手又说：“我已约了皇弟，来吃你家的炙肉。赵普，你还记得我们在同州冬天的乐事吗？”

皇帝在前朝——后周，当同州节度使时，赵普是他的掌管刑狱的“推官”；皇帝和当今的皇弟光义，是他家的常客。赵夫人贤惠善持家，精于烹调，每到西风渭水、长安落叶的季节，常设炙肉款待贵客，皇帝和光义几乎每日必到，席地而坐，笑谈酣饮。这番际遇，赵普如何不记得？便即肃然答道：“臣不敢忘！”

“那好！”皇帝又回头向赵夫人说道：“嫂子，我们还是照当年的样子吧！”

皇帝一直叫赵夫人为“嫂子”；赵夫人也一直惶恐不安，连声称“是”，唤出婢仆来，也先向皇帝磕了头，然后铺设重裯，抬来一个白铜大火盆，烧得极旺的兽炭；正中设一张紫檀长方大矮几，先点了茶，供上一大盘时鲜果子，再取两个黄缎坐垫摆好，请皇帝在上方坐下休息。

这时皇弟光义也到了，他领着开封尹的职务；五代以来的传统，京尹暗示储位，仪制尊贵，过于宰相，所以赵普也仍是用大礼迎接，把他安置在皇帝侧面，西向的客位，自己在下方相陪；赵夫人便在火盆旁边，亲手调制炙肉。

第一盘肉献上皇帝。他欣然举筷，夹了一块送入口中，细细辨味，然后一连吃了两块，满意地说：“不错，还是像当年一样的好吃。”

这一声天语褒赞，顿教半老佳人的赵夫人眉飞色舞，从春莺手里取过一盏酒



来，盈盈拜倒。

“臣妾与官家上寿。”她说：“这一场大雪，定卜来岁丰收；外面百姓快活，官家正好吃酒。”说着双手捧起酒盏，一饮而尽。

“这话说得好！”皇帝非常高兴：“我须满饮一杯。”

于是赵夫人亲自为皇帝斟了酒，等他喝完，复又斟满。接着再为皇弟光义献肴行酒；他正与赵普在计议如何疏浚汴河，谈得十分起劲，不甚留意酒食。倒是皇帝，一面倾听他们谈话，一面大口吃着炙肉，片刻工夫，尽了三盘。

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皇帝也正是吃饱了的时候；解开通犀玉带，摩着腹部，徐徐说道：“人生求快活适意，何必非做皇帝不可？”

光义与赵普相互看了一眼，心里都记起皇帝以前也曾说过这句话——

那是赵普的献议。开国之初，周世宗的旧臣，也是“陈桥兵变”、拥戴有功的勋臣，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手典禁军，功高震主；皇帝宽厚大度，并无猜嫌，赵普却深以为忧，曾一再进言，应该消除他们的兵权。

“他们一定不会叛我的。你为何这等担心？”皇帝这样问赵普。

“臣亦不以为他们会叛陛下。”赵普从容答道：“不过臣细察此数人的才具，统驭的能力都有限，恐怕不能制伏部下。万一有人要作孽，仓促事发，恐怕他们也身不由己了。”

这话说得很深，皇帝不能不认真考虑，好久，他叹口气说：“唉！从唐朝末年，黄巢之乱到现在，不过七十年的工夫，八姓十二君，彼此弑此篡，兵革不息，老百姓苦到极点了；兵权不能归于国家，就谈不到与民休息。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息天下之兵，建久长之计？”

赵普肃然答奏：“陛下有这话，真是天地人神之福。节镇权重……”

“啊！”皇帝双目炯炯地失声而呼；摇一摇手说：“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了。”

他是怕赵普说出杀功臣的话来，如果功臣跋扈，为天下计，自不得不出此一举，但究属下策；若以釜底抽薪之道，使此辈不能、不敢亦不肯跋扈，那才是消弭隐忧，保全功臣的上策。

皇帝就在这一刻已筹得上策。当日晚朝既罢，他把典重兵的一批武臣：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张全铎、罗彦环、王彦升、赵彥徽，还有皇帝的妹夫，尚燕国长公主的驸马都尉、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一起召至后苑会饮；酒酣之际，命左右侍从，一律远避，有一番肺腑之言要说。

“我没有你们，不会有今天。”皇帝首先表明不抹杀大家的拥立之功，但却又陡

然一转：“不过我常在心里想，人生求快活适意，何必非做皇帝不可？皇帝实在难做，不如节度使舒服；像我晚上睡都睡不着。”

大家面面相觑，无不困惑；居首的石守信叩问：“请陛下明示何以如此？”“这还不容易明白吗？”皇帝指一指自己身下的御座：“哪个不想坐这个位子？”

一听这话，石守信大惊失色！其实，除了高怀德以外，也无不惊疑；怕皇帝这话有为而发，则清除叛逆，就此片刻间便将兴起一场株连极广的大狱。

于是一起拜伏顿首，仍是石守信代表大家奏答：“陛下为何有这话？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倘真有此孽臣贼子，臣愿提三尺剑为陛下剪除。”

皇帝对他们的态度，深感欣慰，便又很诚恳地说道：“我深知你们绝无不臣之心。无奈你们部属之中，难保没有贪图非分富贵的人；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做皇帝，又何可得？”

这是皇帝以他自己得位的由来作警方，听的人一个个悚然不安，同时也自心底泛起感激；感激皇帝高瞻远瞩，为他们指出了潜在的危机！“陈桥兵变”是由于皇帝仁厚，将士归心，兼以皇弟与赵普的缜密策划，加之后周冲人在位，主少国疑，所以另推明主；天命人事，缺一不能开此一代盛运。如今果真有此包藏祸心的妄人，可以断言他绝无成“大事”的可能，则以黄袍加到自己身上，便不是拥立，而是谋杀。陷入于大逆的罪名之中，怎么也难逃一死！

“陛下圣明！”石守信激动地说：“臣等愚不及此！伏祈陛下指示可生之途。”

“当然，当然！”皇帝连连点头：“我自然已想好了保全你们的办法；否则，我不必跟你们说这些话。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求富贵者，亦不过多积钱财，生前过几天舒服日子，死后使子孙得免冻馁。可是这样吗？”

“是！”

“既是这样，那就好办了。你们要富贵，我给你们富贵，出守大藩，买田买地，为子孙多留些财产；自己也不妨置几个歌儿舞女，闲来吃几杯酒，听一曲歌，以终天年。这样不掌兵权，就不致受累，我们君臣之间，也就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甚妙？”

皇帝是如此仁厚明达！一班武臣无不万分欣快，心悦诚服地交出了兵权；而皇帝也没有失信，让他们一个个“出守大藩”，做了富庶地方的节度使。

现实的例子摆在那里，人生欲求适意，真个不是非做皇帝不可。但这话只可皇帝对臣子说，不许臣子对皇帝说，所以光义在这时候是这样对答：“陛下即不为自己，当为百姓！”



“就是这话啰！”皇帝点头嘉许：“如果不是为百姓，我真不想坐这个位子。这话别人不相信，你们两个应该知道。”

光义与赵普默然，并且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任何表示都是不适当的。

“我今天有件事要跟你们两个商量！”皇帝的脸色慢慢变了，笑容尽敛，在严肃中仿佛还有悲愤，这样停顿了一会儿，平静而有力地吐出一句话来：“我要伐南汉！”

征伐大事，首重机密，赵普急忙向他夫人做了一个手势；她便匆匆向皇帝行了礼，退了下去，同时把所有的婢仆亦都带走。就是扈从皇帝的四个小黄门，亦只有最亲信的一个留下，其余的也纷纷回避。

于是皇帝说了他下此决心的原因。五代十国，南汉据有岭南之地；宋兴以后，仍在化外。这年——乾德二年正月，入侵潭州，为防御使潘美所击退，到了九月里，潘美以攻击作防御，进兵攻克了南汉的郴州，俘虏了南汉的一个内侍，名叫余延业，送到京城。皇帝决心伐南汉，即由于向余延业问了话而起。

“那该死的刘𬬮！你们道他如何造孽？”皇帝咬牙切齿地骂南汉国主，接着又转述了余延业的话。

据余延业说，南汉国主刘𬬮，所置的惨无人道的苛刑，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或者强令罪人去斗虎，或者任令野性未驯的大象，活生生把罪人撕裂踩死。

苛刑以外，还有苛敛，老百姓进出城关，每人纳费白银一钱；琼州地方一斗米课税白银四五钱。在沿海产珠之地，命令土著入海五百尺采珠，死的人不计其数。

余延业又说，刘𬬮的宫殿，以珍珠、玳瑁作装饰，穷奢极侈，几乎非人间所有。他又喜欢新奇的建筑和玩物，有个内侍陈延寿，专管此事，一天花掉几万两白银，是毫不稀奇的事。所以宫城附近，离宫别馆，不断地在增加；而刘𬬮犹未足，经常巡幸各处，每到一处，车骑千百，一切供应，都由当地人民负担。这样，富家变成小户，小户变成贫民，贫民则惟有死而已！

说到后来，皇帝已不止于悲愤，而是芒刺在背般异常不安，喘着气不断地说：“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

但是，他的一弟一臣，却显得十分冷静，专心倾听了，光义看着赵普说道：“陛下要伐南汉，可伐与否，应该如何部署？你不妨奏陈！”

“陛下仁心，天高地厚。只是臣有直谏。”

皇帝以“柱斧”击地，一叠连声地吩咐：“你说，你说！”

“一方生灵，固当保障。但天子当为天下计！南汉必伐，南汉亦必灭，但尚未到可伐之时。臣愿陛下，统筹全局，分别缓急，计程收功，以成一统之业。”

皇帝沉吟不语。显然地，赵普的话，他不能不承认正确；但在感情上，总觉得南海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能够早日听见他们出死入生的欢呼，有衣有食的笑脸。

光义是完全赞同赵普的见解的，这时也希望能够说服皇帝，所以打破了沉默的局面，用折中的语气向皇帝说道：“且等他细说了再看！”

“细说”是个暗示：赵普看见皇帝颔首示可，便先说一句：“容臣细陈大势。”

他小心地移开杯盘，用牙筷蘸着酒，在紫檀几面上，画了一个圆圈，按照十国互相吞并，在眼前所余诸国的部位，从东南开始，先写上两个字：“吴越”。

“吴越不伐！”皇帝不等他开口，抢先表示：“吴越已经臣服，而且钱王三世，扰民有恩。”

“是！”赵普答应着，又在长江南北的部位，写上“南唐”二字说道：“因此之故，南唐亦不可伐。圣主即位，李家父子率先朝贺——而且，长江天堑，一时难图。”

这最后一句话，才是赵普的真意；光义深有领悟，便替赵普把话说了出来：“南汉地处炎方，劳师远征，深恐水土不服，将士伤亡必多，似以暂缓为宜。”

“皇弟说得是。”赵普知道皇帝一时未能释然，所以又作补充：“当然，不能长此容刘𬬮作恶，虐待陛下的百姓。三两年以后，国力愈充，一鼓而下，亦未为晚。”

说了这话，他和光义两人都定睛看着皇帝；终于，他无可奈何地点一点头：“也罢！就再等三两年。”

南汉是暂且搁置了。“北汉呢？”光义指着河东地区问赵普。

北汉以太原为根据地，赵普在它的上方画上一条曲线，表示是长城，同时看着皇帝说道：“太原之北有辽，西有西夏，北汉在眼前正好为我屏障。攻下太原，则西北两面的敌人，为我所独挡。不如等削平诸国，那时太原如弹丸黑子之地，不怕他不臣服！”

皇帝笑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

受了这一句话的鼓励，赵普愈觉兴奋：“臣为大宋万世基业计，首当伐蜀。”

“见得是！”光义鼓掌称善：“但不当称‘伐’。”

“原是平蜀。”赵普改正了他的措辞，接着又用有力的声音说：“蜀应平、蜀可平、蜀必平！”

“对！”光义对此深感兴趣，接口说道：“蜀相李昊，献议其主孟昶，来京朝贡，蜀主不听，傲岸自大，应该把他平服。”

“蜀中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为我有，国力大充，然后伐南汉可操必胜之算。”

“这就是你所说的‘蜀必平’了。”光义又说：“不过西蜀隔绝中原，险易虚实，

向不为外人所知，你说‘蜀可平’，恐未见其可？”

“这，”赵普看着皇帝说道：“陛下尽知，凤州团练使张晖极能干，把蜀中的山川地势，关塞道路，以及民心士气，打听得详详细细，已经秘密奏闻。蜀中宿将凋落，武备不修；取之如翻掌、探囊。”

他们两人一吹一唱，谈得十分兴奋，皇帝只是默默听着，始终没有表示。这使得光义深感不解，不能不问。

“陛下——”刚喊得一声，皇帝便大摇其头；这样，光义说不下去了。

“后蜀孟昶，不比前蜀王建那样子荒淫。”皇帝徐徐说道：“我问过许多人，都说孟昶慈惠爱民，恤刑劝农，是个有道之主。他不听李昊的话，只是宠信小人王昭远，一时糊涂；应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平蜀之议，摆着再说吧！”

光义和赵普，大为失望。但天语如此，无可奈何，也只好搁置着，另觅适当的机会再进言。

## 02 蜡丸传书

机会来得极快，极好。

就在那场大雪初霁的黎明时分，赵普正要上朝，有人来叩门，要谒见宰相；问他的姓名，摇头不答，只说见了宰相，自会知道。

门吏无奈，只好为他通报；赵普是个极深沉的人，便吩咐传见。

为了防他是刺客，先作搜检，身无寸铁，却有一个蜡丸。这个蜡丸当面呈了给赵普，他先放着，细细打量了来客，衣着与常人似乎不同，因而不问姓名，先问来历：“你从哪里来？”

那人看了看左右，“有机密话说得吗？”他问，是浓重的蜀中口音。

这一下等于就泄露了来踪，赵普便站起身说一句：“跟我来！”

他把他带入自己的书房，以客礼相待；随从献上了茶，立即退了出去，顺手把房门关上，于是来客自陈姓名：“我叫赵彥韬。宰相怕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

“诚然。”

“我再说一个人，宰相一定知道：王昭远！”

这个人，赵普怎能不知？而且尽知其生平——凤州团练使张晖早有报告：王昭远是成都人，幼年孤苦，给一个和尚当小厮，生得十分伶俐；由于偶然的机会，他